

## 像史铁生一样好好生活

华亭市第一中学高三(6)班 靳雯宇 指导老师 张涛

微风缓缓滑过树叶，沙沙的响声由窗缝渗进来，与机器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生命的交响乐在长廊里悠扬。这里是世界的末日、生命的尽头，只留你我独享这份安静的死亡倒计时。

正对着窗外的蓝天发呆，你推门而入，我转头迎上你的眼眸。“起来喝点水。”你温热的双手将我轻轻扶起。我每动一下，迁移着一堆管子移动。这些叫不上名字的仪器赋予我能再次看见你的生命，但我似乎终于走到了尽头。我该如何开口？

你喂我喝了点水，扶我躺下，然后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，轻轻拉起我那瘦弱纤细的手。你慢慢抚摸那只手，眼里泛起闪光，嘴角扯起牵强的笑。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我想让你把我记得更深刻一点。但你却抬起头望向窗外，我也别过头看向窗外。

我们似乎都害怕泪水比对方先流出。回望你的眼睛，眸里闪烁着树叶的影子。你是否还在期待秋天的红色枫叶呢，是否还在期待能踩碎干树叶，听见脆

脆的悦耳的响声？可我已经无法看见。

沙沙的响声渐渐消失，只剩屋内机器无情的滴滴声。我勾起你的手指，你从对秋天的臆想中回过神来，两双眼睛的光又一次聚在了一起。你欲张口说些什么，我怕来不及，怕下一秒就是别离，抢先一句开了口。

“史铁生的书，你带了吗？”你翻找了一下，找了一本《我与地坛》，“就带了一本，要照常读吗？”我很是吃力地摇了摇头，只是双手抚上那书，划过“史铁生”这个名字。“你为什么喜欢他啊？”这次你先开了口，一脸期待着等我的回复，似乎像往日闲聊一般，你也以为今天能安然度过吧。

《秋天的怀念》，小时候咱学过，还记得吗？从那次读过以后我就爱上了。病痛之中创作的文字，是如此的有力量，也带着我走到了现在。仅是说了这几句，我累得大口喘气，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。你也不承想我现在竟如此虚弱了，赶忙给我擦汗。

“要好好地活……是吗？”你似乎终

于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你的眼睛再也不留恋窗外的风景。阳光暗淡，树叶吹落了几片。我拉过你的手，轻轻地勾勾手指。“秋天就要快来了！”你愣了一下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窗外。你侧过去的身子，始终倒映在我的眼中。你的眼里隐隐泛着光亮。

“是啊，秋天就要来了。”你更加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，时间在悄悄地逼近，它将要带走生命。“秋天过了就是冬天，冬天过了又是一年四季的轮回。悲哀也许没有尽头，但时间永远不会停止它的脚步。你懂吗？”我费力地扯出一抹笑。

你郑重地点了点头，拉住我的手，像要拉住时间，拉住生命。你想起世界的尽头——香巴拉的传说，但被我抬起的手打断，抹去你脸上的泪珠，我轻轻地咧开嘴笑。

“不要永生，不要时间止步不前。”你抬手轻抚我的脸颊，随着慢慢消散的温度，你的眼泪再也没有收住。我闭眼，我在心里想了一遍又一遍，希望你懂，一遍又一遍：“你也不要止步不前！”



## 校园秋意

华亭市第一中学高三(19)班 朱美睿

## 其一

午觉醒来  
惊喜地发现了秋的味道  
再回学校  
叶已深红或橙黄  
落叶知秋  
带来了秋的多彩  
踩着落叶去教室  
有静卧水洼的  
有点缀草丛的  
有慵懒地躺在路中的  
沙，沙沙——沙沙沙  
熟透的先一步归根  
在树梢发呆的  
是还未褪去暑气的翠绿

## 其二

秋风吹醒昏昏欲睡的我  
空气里弥漫着水汽的味道  
头顶炸了一个响雷  
想起惊蛰时的响雷——  
那是万物复苏  
这是准备过冬啦  
从毛毛雨逐渐暴躁  
没一会儿豆大了  
匆匆回到教室  
发梢上还挂着未干的水珠  
以及里里外外都湿透了的

## 其三

看窗外天空从浅蓝变深蓝  
从深蓝到浅紫，再到胭脂粉  
最后变成雾蒙蒙的灰  
晴了没多久又下雨了  
看着酷似新娘花冠的云彩一点点消失  
我的心情也多云转阴  
晚饭后再次雨过天晴  
即使不喜欢下雨时的阴冷  
但冲刷过的明亮世界令人赏心悦目  
低处的水洼微泛涟漪  
路边的野草随风摇摆  
雨过天晴，金色光辉透过云层  
明亮世界，玫色晚霞晕染天空

## 记忆中的晚霞

天水市第三中学高三(8)班 许文豪 指导教师 杨岁虎

小时候我家在一个小巷子里，没有绿植，没有平整的路面，到晚上时漆黑一片。一到周末，这里就热闹了起来。

因为那个地方是好几个小巷子连在一起的，四通八达，这就成了我们玩捉迷藏的地方。我们追赶着，叫喊着。有人对我们进行驱赶，我们便玩得更起劲了，仿佛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你追我赶的游戏一样。玩累了，我们便来到便利店买零食和雪糕。我们迎着一抹晚霞，互相说着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。除了捉迷藏，我们还会打卡片，并盖和凹凸不平的地面成了我们的战场。偶尔我们也会踢足球，打羽毛球，玩各式各样的玩具。虽然我们玩得都不好，可是非常开心。

上学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也很快乐。记得幼儿园的时候，爸爸会骑自行车送我上学。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一家烧

饼，记得甜甜的，吃起来还有些烫嘴。放学后，通常妈妈会来接我，我会吵着让妈妈给我买零食，妈妈一开始不情愿，但后面也妥协了，我便吃着零食迎着那抹晚霞回家了。

上小学后，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，令我高兴的是，和我几个同学都住在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打闹着回家，还是那抹晚霞，熟悉而又温暖。

有时爸妈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饭，那时候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夜市，那里有小龙虾、烤肉等等。去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听着大人们聊天，喝着饮料，看着那抹晚霞。我问爸爸要螃蟹吃，爸爸说那东西肉少还挺贵，便没有给我买。

有时周末爸妈不在家，我会坐在家看电视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我吃着偷偷买的零食，坐在地上看电视。每当听



到上楼的脚步声时，我便立马关闭电视回到桌前写起作业。下午的时候，晚霞会透过窗户照进屋子，给原本昏暗的房间添加了一层温暖的滤镜。

我慢慢长大，我们搬了家，朋友们也都搬了家。周末，我看着画面越来越清晰的动画片，记忆却越来越模糊。我玩着小时候根本不敢想的游戏，学会了踢足球，也吃到了心心念念的螃蟹。游戏真的很好玩，螃蟹吃起来也挺不错，可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我也开始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家，没有打闹，没有欢声笑语。只有一抹晚霞，安静地陪着我。

想起小时候的一切，想起一句话，“我们无法判断一个瞬间的价值，直到它变成回忆。”

## 幸福的味道

兰州市六十六中七年级(13)班 李炎诸 指导老师 张婧



夏日的蚊虫是最多的，我常常不能睡得安稳。只是一个劲地翻身，挠痒，夏日的炎热更让我迟迟不能入睡。这时姥姥总会躺在我的身边，轻轻地唱着摇篮曲，慢慢扇动着带着茉莉花香的蒲扇，为我赶走夏日的蚊虫和炎热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我也开始迷迷糊糊地说梦话……

傍晚时节，姥姥总是会抱着我，坐在满是茉莉花香的院子里，将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故事讲给我听。尽管已经听了不下数十遍，仍不厌其烦。夕阳的余晖落在我和姥姥身上，霞光映着姥姥的笑脸，伴着我的欢笑，夹着茉莉花的花香，夕阳西下落日余晖。

从那之后，每天清晨姥姥给我扎辫子的时候，都会摘一朵茉莉花，别在我的发间，摘一些放在我的口袋里，这让我一整个夏天都有茉莉花的味道。

时间很短，记忆很长，虽然现在有了许多的消暑方法，可我还是怀念姥姥那戴满茉莉花的蒲扇。

有一种味道，时常唤起记忆；有一种情怀永远留在心间；那味道绵长而又久远，因为它承载着姥姥满满的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记忆的模糊，那幸福的味道始终在我心中回荡……

## 文学回忆的人生底色

华亭市第一中学高三(19)班 朱美睿

我曾试着去读懂书中的美，却忘了美就在我的身边。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书中的甘甜也似久逢甘露。反倒是书中的苦却一眼识破，不管是雪上加霜还是苦尽甘来，我都会沉醉其中。

有一种苦叫呼兰城的人情苦。灰暗的色彩，平静的叙述，城里是寂无人声的，人是愚昧无知的。毛骨悚然的治病过程，是在各个“热心肠”的邻居的围观下完成的。人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，这是什么样的规矩！这就是打得小团圆媳妇丢了半条命的规矩，这就是呼兰人守着的老祖宗留下的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。它吃掉了小团圆媳妇的生命，更吃掉了千千万万呼兰人的心。

有一种苦叫脱不下的长衫苦。来不及去喝鲁镇的什么。排出钱的那一刻我跑过去，恳求他：“孔兄啊，你教我茴字的四种写法吧。”孔乙己看了看碟子中的茴香豆说：“你么？当真要我教？”嗯，面生，不给教，大抵平草底下有一个来回的回字罢，你记着吧。”孔乙己在孩子的笑声中走了。我知道，这一走，他成了一个悲剧。等到孔乙己穿着破夹袄再来要酒时，我去拉他起来，看

见的是满脸的惶恐和满眼的躲避。他挣扎着摆脱我，我缩回了伸出去的手，至今仍在彷徨。

有一种苦叫儿念父亲的病痛。S城的名医终日在父亲的床前忙碌，用上了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父亲的水肿并没有好得很快。医能医病，不能医命，是名医的又一张牌。我心里想着去推旁边伤心欲绝的鲁迅，最终也只从咬牙切齿中听清了一句他的无能为力，接着是一串沉重的呜咽声。上野的樱花开了，我在人群里没有看到研究医学的周树人，远处一位黑瘦的先生喊：“树人君，过来，你的大血管画错了。移一点位置当然好看，但是解剖图不是美术，实物是那样的，我们没法改换它。”看着树人和藤野两人讨论着离开，我却在原地思考起实事求是的真正含义。

究竟是忆苦之乡，还是异乡之苦？我目送宏儿和水生松松爽爽地结伴出去玩，转身就看到了沉浸在思乡之苦中的迅哥。的确，留学之苦给鲁迅的人生又添一笔浓墨重彩，而弃医从文的决定无疑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。说到底回忆的底色不过是当事人的遭遇罢了，愿他乡都能有明月朗照，有温暖如初的故人。

一个味道便是一处记忆，一方面维系着人对过往的怀念，另一方面又记录着一个美好的故事，哭笑过后，一切又成了云烟，而沉淀在心底最深处的味道便成了幸福。

中午之后，乡下的一切都变得懒洋洋的，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，让人昏昏欲睡。太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，都快把田里的蔬菜烤熟了，大树强忍着炎热，让人们乘凉，树下的老爷爷们，坐在躺椅上，扇着蒲扇，讲着年轻时候的故事。

窗外枝丫疯长，却总也挡不住骄阳，伴着蝉鸣声，我也渐渐地入睡，可偏偏这